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
### 第三回 樂春遊曲詞聽麗口 行酒令笑罵出深心

卻說慧珠、洛珠因伯青約他們清明游湖，此日清晨起身，梳洗已畢，見伯青等走了進來。二珠笑臉相迎道：「你們好早呀！」王蘭道：「我們雖早，你們也不遲。」眾人坐了，小婢送上茶來。伯青見慧珠穿了件三鑲藕色珍珠皮外褂，內著蔥綠小毛襯衫，條條淡紅百褶銀鼠裙，微露綠綾窄窄弓鞋；頭上梳個家鄉新式髻子，穿插著幾枝碧桃，戴著月白素嵌棉女帽；愈顯得淡雅如凌波仙子，迥出塵凡。再見洛珠穿件桃紅嵌雲小毛外褂，內著素綾襯衫，下條鬆綠百褶灰鼠裙，白絹高底鞋兒；頭上戴著元色雜嵌女帽，當門插了一排紅桃花，襯著幾片鮮柳葉；覺得膚裡玉映，潤若朝霞。

少頃，擺上早點，伯青三人也吃了些。只見連兒進來道：「船已看定，一隻涼篷子，離此一箭多路，泊在碼頭上。」王蘭道：「我們先走了去罷，幾步路可不用騎牲口，讓他們乘輿去罷。」伯青說：「也好。」向慧珠道：「我們先下船去，你們收拾收拾隨後回來。」王蘭道：「別的也不用收拾，女眷們第一要緊是小解，像我們是極便當的。」洛珠啞了一口道：「偏你婆婆媽媽的事照應得清楚，拚著一日不喝茶，我們也是便當的，你到底不在行。」說得眾人大笑起來，伯青等先去了。

二珠隨後帶了四名小婢，到了河邊下轎，見伯青三人站在船頭等候，早有水手搭起扶篙，緩緩走過跳板，同進艙中坐下。水手搖開船頭，奔西水關來。眾人見河中游船往來甚眾，皆是篷窗大開，男女雜坐，急管繁弦，甚為熱鬧。連兒將竹爐升起火來，在船頭煮茶，少停送上幾碗茶來，大家品茗。再看兩岸河樓上倚著無數婦女，老幼不等；有用扇子遮臉露半面望人的，有手托著腮，凝眸不語的，有兩三人交頭接耳談心的。走過處，那些婦女們多俯著首嘻嘻的望他們笑。還有岸上遊人，三個一堆五個一叢，跟他們這只船走，口中唧唧噥噥不知議論些什麼。最怪是一起迎面進城的船，忽然扳過梢來，隨著他們而行。聽得連兒在船頭罵道：「這些雜種，都望著我，想是要招我做女婿。我還不知你家女兒可麻不麻，可禿不禿呢？」引得眾人笑了。伯青忍笑喝住道：「不許多講，我們走得，他們也走得。安知不是同路的，偏你好多嘴。」

忽見洛珠向王蘭道：「不好了，我覺得臉上有點麻木，像是腫了。你看可是不是？」王蘭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好好的人，臉怎樣腫起來？」洛珠道：「怕是毒呀！」伯青、小儒大為詫異，連慧珠都不解，齊說道：「奇，你那裡有毒？」洛珠道：「是眼毒呢！」眾人回味一想，大笑起來。

不多時，船出了西水關。只見濃陰密翳，山隱煙嵐，有多少人立在土崗上放起紙鳶，高高下下倒也好看，令人心地一暢。命連兒將酒擺在艙中，大眾慢慢的小飲。暫且勿提。

單言一人，其人係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物，不得不細說一遍。此人姓劉名蘊字仁香，住於城內三山街。他父親劉先達，現任吏部尚書，協理體仁閣事務，先做過外任八省封疆，積聚了官囊百萬有餘，南京要推他首富。劉蘊今年二十六歲，人品卻也生得清秀。與陳眉壽同科舉人，賴著他老子力，進京會試，點了翰林，不到二年升了山西道監察御史。外貌雖佳，內才卻平平。尤喜侈張已富，勢壓鄉鄰。娶妻曹氏，是做戶部侍郎曹大生的小姐，倒也標緻，惟性情悍戾異常，劉蘊十分畏懼。他在京中買了三個姨娘回來，曹小姐人為不樂，禁住劉蘊不許靠一靠兒。他只得背著妻子，在外面挾妓取樂。前年祖母病故，隨著劉先達丁艱回來。如今先達服闋進京供職，劉蘊不願同去，又告假一年。當初他老子在家，尚不敢公然為虐，此時只要瞞定了妻子，在外面除了挾妓之外，一味穿插衙門替人討情說事，做那些賺錢的買賣。偏又不肯用錢，雖然是一個富豪公子，比窮人的算盤還打得精，外邊送他個美名，叫做屬狗陰的劉御史。今日亦因清明，僱了只船，同他府中一個篋片田文海帶了些二等妓女出城游湖。他坐在窗前，東張西望的看人家婦女；

卻說伯青等人飲了一回酒，船搖到莫愁湖中，日已當午，在柳陰下小泊。一群水手登岸，坐在樹根下吃飯。小儒道：「我們這啞酒也無味，久聞柔雲的清歌是南京第一，何妨請教，況城外的遊人也少了些。」王蘭拍手道：「好得很！我吹他唱。」在窗前取支笛子和了和，柔雲卻不過眾人，只得頓開歌喉唱了一套《遊園》，頓挫抑揚，字字中節，覺得流水行雲一時遏住，連那樹上的鳥都吱吱噓噓的亂鳴起來。唱罷，眾人痛贊了一回，伯青斟了杯酒，送到洛珠面前道：「柔雲辛苦了，請乾此杯。」洛珠起身也回敬伯青，剛剛送到面前，只見上流一隻快船，三支槳蕩得飛快，轉身不及，一頭碰著涼篷子的尾梢，船身幌了兩幌，「豁喇喇」一聲，船中器皿碰折了多少。洛珠未曾立得穩，一蹶幾乎翻下水去，多虧篷窗擋住，洛珠嚇得面如土色，坐在艙板上，說不出話來。

眾人大驚，圍攏來爭問若何？岸上一群水手齊跳上船頭，用篙將來船鉤住，罵道：「你這個棺材，寬河大水卻碰到人家船身上來，損壞的東西是要賠的。」來船水手不肯認錯，兩邊喧嚷不已。洛珠喘口氣道：「我這心尚跳上跳下的，方才若不是窗子擋住，好歹要吃。幾口水的。這來船實在冒失得很。」王蘭笑道：「你起初想便當，茶都不肯吃。這會兒倒要吃水，卻不值得。」洛珠瞅了一眼道：「我嚇得要死，你反來取笑人。天有眼睛的，停一會把你弄下水去，也讓我說笑。」王蘭道：「我喜歡吃茶，不用吃水，不比你肯吃茶的。」引得眾人盡笑起來。將要發作來船，只見艙中走出一個華服少年來，後面立著數名家丁。那人滿口京腔道：「別耍鬧，碰掉了東西值得什麼，賠給你們就是了。我船上水手原不小心，你這船橫躺在河裡也很不懂事。」又吆喝兩邊水手不許亂罵。涼篷子上水手見來人甚闊，不敢開口了。

陳小儒起初背著身子，聽得有人說話，掉過臉來。那人拍著手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陳年兄。自家人更鬧得討人笑話。」小儒見是劉蘊，也只得起身招呼。劉蘊趁勢一腳踏過船來，走進艙中向眾人作揖。伯青、王蘭回了禮，讓來人上坐。二珠躲避不及，上前請叫了聲。劉蘊笑嘻嘻的望他們點點頭，回身與祝王二人彼此通了姓名。伯青才知道是劉蘊，聞得人說他不是個好人，心中不大願意，因與小儒認識，勉強同他寒暄了幾句。小儒亦不適意，見他已經走了過來，自己平時是個有涵養的人，又不肯當面冷落他。

何以劉蘊也走到這條路上來？先在城內時，看見他們同兩個標緻妓女坐在一處，問明田文海，方知道是聶氏雙珠。他耳中早已聞名，也去過兩次，二娘曉得他不是用錢的人，脾氣又不好，不曾招接他，用好言支掉了。今日見了二珠，骨軟筋酥，垂涎不已。出了城，又聽得洛珠唱曲，分外神馳。雖然認得小儒，不好冒冒失失的走過去。想定了主意，囑咐本船水手趕上他的船，碰他一下，勢必爭鬧，他卻趁機排解，走了過來。吩咐他家人取了弔大錢，給水手道：「碰壞你們的東西，我想一弔錢也夠了，給你們自家去買罷。」眾水手歡喜，謝了賞。小儒暗暗稱奇道：「劉蘊平時一錢如命的人，今日為何闊起來？而且心氣和平，真算難得。」

劉蘊向小儒道：「你們今日樂得很，又帶了南京城裡數一數二的紅人兒，小弟無心遇著這好機會，可不算三生有幸！若不見棄，小弟奉陪談談，否則我即告辭。」口裡說著，身子卻不動。小儒不好回答他，望著祝王二人。伯青道：「我們已是杯盤狼藉之時，怎好有屈仁香兄，改日奉請的為是。」劉蘊忙道：「這卻何妨，陳年兄是至好，二公雖是初覺，然久仰大名，一晤如故的。兄等不見外，小弟擇日還要奉屈諸君到雞鳴埭、雨花台各處逛逛，暢游他一天。我們聚在一處，是難得的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吩咐他家人道：「你等過船去，將上等酒肴搬幾樣過來。再請田師爺同來坐坐，你說這邊船上都是我的至好，不要緊的。再開一桌飯與那些女相公們吃，打發他們先回去罷，明日到府中領開發。」家人答應著去了。劉蘊對眾人道：「小弟也帶了幾個人，此時見著二珠姊妹，視他們已如糞土，所以不叫他們過船給諸位請安，倒還遮著點丑。」小儒道：「劉年兄賞識是不错的，未免太謙了。」

少頃，他家人搬過幾色菜來，將桌上殘肴撤去，重新整頓，送上酒來。眾人見他涎著臉不肯走，也不好十分拒絕他，只得讓他上坐。劉蘊執意不行，在小儒對面坐了。忽見一人走進艙來，年紀約四十上下，生得獐頭鼠目，八字微須，穿著一身新豔衣服，裝出斯斯文文的樣子，與眾人見了禮。劉蘊叫他在肩下坐了，對眾人道：「這是小弟友人田文海兄，人是極有趣的。」又與他說了眾

人姓名，田文海鞠躬道：「滿座皆是貴公子，文海何人，得附驥尾，與我大有榮施。」眾人見他出言俗惡，尤覺可厭，都在鼻子裡哼了聲，似應非應的。二珠一肚子不願意，因劉蘊勢燄熏天不能得罪的，勉強起身敬了劉蘊的酒。劉蘊大為快樂，眯著一雙眼，逗他們說話。慧珠本來不喜多話，洛珠是極口快的，心中卻厭煩他，也冷冷的。

劉蘊見滿座不歡，要想個主意樂樂，對小儒道：「小弟有個新鮮令兒，大家何不一行，較啞酒熱鬧些。」小儒道：「也好，倒要請教是何新令？」劉蘊滿滿的吃了一鍾令酒道：「是個拆字令。細說一個字，加一小豎成個字，加一大豎又成個字，撇掉了再加二豎改成一字。要前後說得聯絡有趣，又要叶韻。不會說的以及說錯了，罰酒三杯，說笑話一個。就從我說起。」想了想，向眾人道：「小弟有僭了。」說道：

一個二字寫中間，加一小豎便成土，加一大豎便成乾。不是有二分土氣，就有二分沒相干，不如加上二豎，卻是個蛙在井中把天觀。

眾人只得說聲：「好，此令倒也新鮮。」劉蘊洋洋得意，斟杯酒送在伯青面前道：「輪到伯青兄說了。」伯青接了酒，沒奈何說：「我也是個二字，卻從仁香兄前令上脫胎來的，不免抄襲。」道：

一個二字寫當中，加一大豎便是土，加一小豎便是工。我看不用二分土，也不用二分工，不如加上兩豎，把口門兒封。

劉蘊明知說的自己，也只得隨著眾人道聲：「好！」伯青之下該慧珠說了，慧珠道：「我不會說，吃酒罷。」一連吃了兩杯，伯青搶著代了一杯。劉蘊道：「有個笑話呢？」慧珠道：「我更不善說，還是三杯酒代了罷。」劉蘊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，那卻不能。」洛珠接口道：「我代說罷。」劉蘊笑道：「也好，人不笑是不算的。」洛珠也不理他，道：

秋日桂花大開，一班土子們聞得有一古寺內，桂樹又大，花又開得多，遠近遊人往來不絕。這些土子們高興，同去賞玩。果然樹可參天，花香撲鼻。內中有一個土子，揀那低處折了一枝聞香，不料和尚大為發話，道：「先生們，只許看不許動手。若你也折我也折，一日到晚上萬的人，小寺這有幾棵樹早經都折完了。」廣土子們聽了，動起氣來，把和尚臭罵一頓，氣猶未平，見旁邊一個尿桶，提起來澆了一樹，恨恨的道：「你這禿子，不過留與那些大老官們聞香，好騙他的錢。我與你糟蹋掉了，偏不叫你劉仁香，卻叫你留人臭呢！」

說得大家狂笑起來。劉蘊好生不悅，反忍下去淡笑道：「賤名出自美人之口，雖臭猶香，只怕我不配。」卻挨到陳小儒說了，小儒接口道：

一個日字寫得圓，添一大豎便成由，添一小豎便成田。我看也不日由自己，也不日樂園田，不如添上兩豎，是非曲直在人言。

眾人齊贊了聲「好！」輪到田文海說了，文海道：「晚生才疏學淺不能說，也吃三杯酒，說個笑話罷。」一口氣吃了兩杯，第三杯酒送到劉蘊面前，捻著鼻子道：「請大老爺代一杯，難道他人有情有義的代酒，你就不肯代一杯兒，我料你也不好意思。」又扭扭捏捏的福了一福，引得眾人笑得忍不住。劉蘊笑道：「別肉麻，我帶了你這笨頭相公，可不討人家笑話。」頭一仰將酒吃了。慧珠聽田文海打趣他，兩頰一紅，沉下臉來，轉過身子伏在篷窗上看湖景去了。又聽田文海說笑話道：

正月十五大放花燈，一起鄉下人進城遊玩，見各處的燈，飛禽、走獸、人物都彩色鮮明，又像活的一般。鄉下人當成真的道：「世上那裡有這些活寶貝，奇怪奇怪，卻肚皮亮亮的能點燈。」又問：「值多少錢？」旁人與他開心道：「十弔大錢一張。」鄉下人吐著舌頭道：「好貴，好貴！」正看得高興，忽然一陣大雨各家措手不及，將燈全行打壞，都露出架子來。鄉下人道：「呸！我當是活的，原來是篾片做的。可憐我們鄉下人，一年苦到頭，種田養雞鴨都沒有這樣大的利息。」

田文海說到此處，卻一口氣說了下去，道：

真正鄉下的雞鴨，田篾片不如下。

眾人聽了，哄然大笑。洛珠笑得把酒噴了一桌，忍不住眼淚都掉了下來，前仰後合的，卻如帶雨梨花，經風楊柳，愈覺得姣媚。劉蘊道：「不要笑壞了。」又高高的念了兩句道：「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」洛珠正低著頭抹身上的酒，接口道：「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柔雲這張嘴比刀還快，我等真要退避三舍。」令又挨到王蘭，也微想了一想道：

寫一個三字適相當，加一大豎便為主，加一小豎便為王。我看你也做不得三分主，也做不得三齊王，不如加上兩豎，人說曰做不長。

眾人笑了一笑，卻派到洛珠道：「我說的不大好，諸位包荒些。」剛要說又笑了起來，勉強忍住笑道：

寫一個王字君知否，添一小豎便成五，添一大豎便成丑。我看你全不像王老五，也不像王老丑，不如添上兩豎，倒像個田老九。

伯青道：「妙極了，卻又說得自然。」田文海道：「洛姑娘怎麼明罵起我來了。」洛珠道：「真正奇了，我是湊著字說的，天下那裡只有你一個姓田的，況也不是行九。既然我說錯的，罰我吃鍾酒，說個笑話何如？」劉蘊道：「很用得，你的笑話是不壞的。」洛珠道：

有個人窮的沒有法子，心裡想道：「不如到京裡做太監去，又尊貴又好開錢。」到了京中，拜在老太監門下，求他各事照應。老太監將他派在大內裡執事。一日，內裡傳旨進膳，這人；甚：「萬歲要吃中飯。」老太監喝道：「不要亂說，萬歲要用御膳。」一日，又傳旨大宴諸官。這人又道：「萬歲要擺宴呢！」老太監又道：「說錯了，萬歲要擺御宴。嗣後你要記著，譬如大內裡花園叫御花園，護衛的兵丁叫御林軍。」這人方才明白道：「怪不得皇帝面前東西都要叫御字的，從今我也是個老手了。」這日從御花園門首經過，踏了一腳屎，「恨要罵你幾句又怕皇帝罵的，若不看你御事，我就要罵你了。」

眾人哈哈大笑。慧珠睜著洛珠道：「你太覺高興了。」洛珠只圖說得暢快，那裡還顧忌旁人。伯青等明知刻薄太甚，也不好阻他，而且實在好笑，大家希圖一笑將此話掩了過去。誰知劉蘊聽了怒從心起，臉都氣白了，欲要尋鬧，又轉想道：「他們一起的人太多，必不容我發作，又礙著小儒的面子，再者我是自己來的，並非他們請我。」回頭見田文海閉著眼，搖著頭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言之太甚了。」暗地將田文海袖子一扯，站起來假作笑容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本當多坐一會兒，還要盡興樂一樂。無如小弟尚要進城有事，改日再奉陪罷。」他的家人進艙將殘肴收去，劉蘊遂與眾人作辭。

眾人見他神色不妙，不便深留，大眾送到船頭一拱而散。復回船來，齊埋怨洛珠道：「劉蘊原不是個好人，他既涎著臉入席，索性敷衍他半日，他沒趣會自走的。你偏要刻薄他，這種人是要記仇的，竊恐從此要起風波。」小儒道：「我本說清明不可游湖，偏生遇著他，真叫人無味。」洛珠冷笑道：「拚死無火災，是我得罪他，不過他倚官仗勢設法收拾我，不累及別人，不勞諸位與我擔憂。」王蘭接口道：「柔雲這話很是，如果劉蘊收拾你，我王者香也不依他。」眾人見他二人如此說法，不好再說，反將別的話支開去了。伯青道：「我們也餓了。」命連兒擺上飯來，一面吩咐水手返棹進城。飯罷，眾人談談說說，船已到了原處，開發了船價，大眾登岸取路各散。

單說劉蘊回到自己船內，氣的說「受不得」。田文海笑道：「少老爺何苦因此小事氣傷貴體，難道收拾幾個婊子還費事不成，若說礙著他們，倒也不難。」就著劉蘊耳旁，低低說了幾句道，只要如此如此，「叫死而無怨」。劉蘊聽了，回嗔作喜道：「在理，你這話很使得。合城的人都奉承我，反被這兩個驢貨取笑去，豈不是過回頭了嗎？我起初也罷了，他們越說越不成樣兒。若說礙他們的面子，這話更扯淡，小儒我是不怪他，那祝伯青與王者香冷冷的樣子，好像有他媽十七八品，我還巴結他麼？況且我背地裡瞧慧珠是姓祝的人，洛珠是姓王的人，小儒是沒相干的。」說著，船已抵岸。劉蘊與田文海回到府內，在曹氏跟前一字不提，暗中叫過幾名能乾家丁，囑咐他們照樣去辦，不許走漏消息要緊。

再說到伯青回來心中終覺不快，想道：「劉蘊今日受了洛珠的笑罵，他不是個好惹的人，必然不肯干休，只怕在這幾日內，他家定要出事。果真出了事，叫我怎樣出頭去庇護他。」又恐慧珠吃苦，思前慮後，一連數天懶得出來。這日王蘭約了小儒，又來約

伯青去訪二珠。伯青也記掛慧珠，一同乘馬到了籬邊，聽得裡面高高的喉嚨有兩三人說話，卻不甚明白。才進了門，只見二娘在那廂招手，眾人會意，隨著他由正面五間旁邊個小門穿過去，是洛珠的臥室。不知二娘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